

副刊



岁月的那头,村子旧得像一张发黄的纸,疏疏落落地铺开。惯常的冬日里,时有外乡人来到村子,高昂着嗓门,四处吆喝几声:“炸爆米花喽……”霎时,荒芜的园子里长出了花朵,孩子们寡淡的眼帘有了生机,紫芽姜般的小手有了春意,散落的村子,也随之躁动起来。——摘自《岁月深处米花香》

朋友的等级

徐瑞娥

“人类学家说过:‘当你看到朋友失败时,你会难过;当你看到朋友成功了,你会更难过!’”印度电影《三傻大闹宝莱坞》里有这样一句台词,让人听后很有感触。

电影里的情节是这样的:毕业考试成绩公布了,男主角兰彻的两个好朋友去看榜单,发现他俩列倒数第一第二,不过好歹及格了。他们没有发现兰彻的名字,以为他不及格,没能拿到毕业文凭,于是他俩很难过。然而很快,他们得知兰彻竟然是全校第一名,顿时他们感到朋友间差距一下子拉大了,所以情绪更为低落……

有人可能会说:“这样的朋友还算朋友吗?”我觉得不仅算,而且能做到这样,在生活中往往已经算是最好的朋友了。

“只要你过得比我好,我就开心……”这类豪言在酒后听来很是温暖,实际上却很难实现。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只是世俗之人,境界达不到那么高。你偶尔遇到一位这样的朋友,可能是几辈子修来的,也许下一次还得几辈子后才能遇到。

“以前上大学时我家庭条件差,每个月不敢吃几回荤菜。小可总是把他的好菜分给我一些,而且一点没让我有受施舍的感觉。可是近几年,我做生意赚了一些钱。言语中,小可似乎总是有些酸溜溜的,似乎心里盼着我破产……”表哥阿华说。

好在他是个明白人,知道对人不必苛求。落难时人家能帮助你,就给他一个在你成功时嫉妒你的权力吧,毕竟他并没有实质性地伤害你,只是难以调控自身心理状态而已。

“别人的喜事就是自己的哀事,别人的祸事就是自己的喜事”,某次酒宴上,一位朋友这样总结现在的人际关系,居然得到了不少人的“共鸣”。虽然这话有些过激,但生活中确实有不少人出现了这样的病态心理,得知别人,甚至自己的朋友倒霉了,有人会按捺不住喜形于色。对于这种人,应该从朋友队伍里开除,拉入黑名单。等他病治好了,观察一阵子再说。

朋友多,在商业社会往往被认为是面子的事。在这种心理驱使下,不少人的朋友多得遍天下。然而其中大部分“朋友”只是知道其性别、姓名,其余情况一无所知。显然是盲目扩招,最终会让“朋友”和大学生一样,声誉“含金量”大跌。

交朋友其实是件很随缘的事情,心态决定你在友情方面的收获。



一个城市的气息,其实是一个城市的精气神。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的气息,想必是爱上了这一个人;一个人喜欢一个城市的气息,也一定是深爱着这座城市。合肥这座城市的气息,是一种向上的气息,是人间烟火的味道。

合肥的韵味

苏北

简介:苏北,男,1962年8月出生,安徽天长人,记者,毕业于北京大学,法学学士。有小说集《苏北乡土小说》、散文集《遭遇湘西》、《灵狐》、《像鱼一样游动的文字》;传记《“汪”情深——汪曾祺在回忆中》(即出)等。曾获第三届汪曾祺文学奖金奖;第十二届《小说月报》“百花奖”入围作品奖。现居合肥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有昆虫的气味,有植物的气味。我的朋友说,人是靠气味来识别的。我不能确定,那么我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?我想:人是靠气味来识别的,可能主要还是指在恋人之间,在亲情之间,在朋友之间。

说世界是由气味组成的,也不为过。比如我生活的这座城市,我对它的气味就相当熟悉。合肥这座城市,应该来说还是不错的。对于北方,它是南方了;而对于南方,它也不算太南方。我说它不错,主要指气候上。合肥气候条件还是不错的。空气湿润,雨水充足,特别有利于植物的生长。合肥夏天的气味,主要是香樟的气味。那种淡淡的气息,在夏日的午后,散发在空气中,有点清香,仿佛还有点清苦。在夏日的清风中,它们轻巧地游走。它们悄声地说些小话,一副没骨的样子。我骑车上街转一圈,在那些小马路上,在遍植香樟的人行道上,那些气味就深入我的内心。我看到许多人行道上,落满了那种米粒似的淡黄色的花,树头上也是。香樟树枝叶密密织织,样子清秀圆润,有女子气。或许还是书香门第的女子,特别适宜于这样一个小而温润的城市。

其实说一个城市只有一种气味是不准确的。比如我早晨在大蜀山,人一进那个林子,便仿佛跌进了娘的怀抱。那一份踏实和快乐,是无以言说的。我踏进那一片林子,第一口的呼吸几乎是吞咽,仿佛自己多半是一张巨大的口,又仿佛身上有无数只小口,那是一种忘情的呼吸。在半山的道上,我慢慢体会到植物的气息。那是一种

多种植物混合的气息。还有一夜小雨后的,松软的泥土的气息。这种泥土的气息是不同于其它的。它是混合着无数生命的气息,带着小草的,野雏菊的,昆虫的,甚至是小兽物的粪便的气息。我有时像贾宝玉看着女孩子发呆一样,也蹲下来看着那些长着无数杂草的泥土发呆。与大自然说话,你一蹲下来,就平等了。大自然是敏感而羞涩的,你态度亲切,它们就不发紧,像女孩子一样对你开放了。你就能听到它们的呼吸,它们的劳作,它们的生息和繁衍。比如这个经了一夜小雨的土地,那些杂杂的不知名的草上,还湿湿地带潮气,那些开着小蝴蝶般大小的白色小花的野菊,高高兴兴地在晨风中摇曳着,像一个个头上扎着小花的天使,集体在跳一支小天鹅舞曲。草丛中可是乾坤大了:一只像蓑衣虫一样的黑褐色的虫子,有这么一抻长,身上有几十节,它先是不动,之后像列车到点了,便慢慢开动了起来。它开起来就是一列火车。身下几百只细细的触须,一起划动起来,像列车的无数个车轮,滚滚地向前,一点也不别扭,拐弯,减速,在密密的林间穿梭。它那一颗小小的脑袋,及严密的结构,比一列D字头的火车还要精致。在这列火车面前,那些蚂蚁就像一个个的乘客,穿着深色西服,忙忙碌碌,为生计神色匆忙地奔波着。我痴想:如若把这些小蚂蚁装在这只列车的肚子里,把一颗一颗的褐色小脑袋探出窗外,就是人类的一幅微缩景观;而那些在头顶上飞舞的,只有芝麻粒大小的昆虫,就俨然是空

中飞行的飞机了。这一个小小的世界,在这样一个早晨的气息中,在头顶上高大的灌木林中,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另一种气息的源头。

董铺岛的气息又不同于这里了。那里更多的是水汽,还有鸟的气息。对鸟的气息的感受,多来源于鸟的粪便。那种白色的粪便,有点鱼的腥气,还有点青草气味。林子中的小路上,那些堆积的腐败的落叶上,和头顶上的高大松柏针尖般的树枝上,都遍布着。水,鸟,真的是另一种气息。

一个城市的气味其实是多元的。我从宁国路上过,大龙虾的气味扑鼻而来,我会油然生出一种生之趣味。那种口福的气味,惹得味蕾像一个个活泼的小人,一下子全醒了,叽叽喳喳,你问我我问你,怎么啦?怎么啦?于是你便想坐下,要上一杯冰啤酒,赤膊揎袖大干一番。我有时黄昏走进一条不知名的小巷,一阵臭干子的气味忽然飘了过来。这时由不得心生欢喜,不知哪家又买了一碗,回家下酒去了……深夜,路边的昏暗的灯光,热气蒸盈中是一副馄饨挑子的温暖的气味。

“馄饨嘞——,来一碗热热的馄饨——”一声清脆的声音在这夜空中分外清晰,有蹬蹬的足音走远的声音。

一个城市的气息,其实是一个城市的精气神。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的气息,想必是爱上了这一个人;一个人喜欢一个城市的气息,也一定是深爱着这座城市。合肥这座城市的气息,是一种向上的气息,是人间烟火的味道。

刚刚出版的人民日报2009年散文精选《风在诉说的时候》新鲜出炉,该书收入袁鹰、王蒙、贾平凹、冯其庸等近百位当代活跃在国内的一流作家、学者的散文倾情之作。我省作家苏北的散文新作《合肥的韵味》也收入其中。

《合肥的韵味》以优美的笔调抒写了合肥这座城市的韵味和风情。作者从韵味出发,笔触从大蜀山、董铺岛到城内的大街小巷,以饱满的热情和爱,深情地讴歌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。该文发表之初,即因其文笔优美,意象迭出而受到众多读者的好评,曾被《读者》等众多杂志转载并收入《阅读合肥》一书。北京、江苏和四川等地也将其作为高考测试试卷的试题和阅读课文。

